



西北軍旅作家文選

XIBEI JUNLUI ZUOJIA WENXUAN

笑我多情

杨闻宇 / 著

甘肃文化出版社

中国文联出版社
中国文联出版社
中国文联出版社

目 录

散 文

- | | |
|----|---------|
| 1 | 流水吟 |
| 3 | 说兵与酒 |
| 6 | 旷达 |
| 9 | 朴素 |
| 11 | 体味寂寞 |
| 13 | 做一株健美之树 |
| 16 | 说墙 |
| 19 | 阴阳镜 |
| 22 | 戏说崇公道 |
| 24 | 双莲叙旧 |
| 28 | 五指述职 |
| 31 | 佛语 |
| 34 | 悟佛 |
| 37 | 会想者成佛 |
| 39 | 湖里的星辰 |
| 60 | 十二亿说 |
| 62 | 六骏踪迹 |

67	漫忆林冲
70	寂寞南郭寺
75	天意高难问
78	至今思项羽
87	笑我多情
90	循美笔记
108	黄河臆象
110	三峡诗话
115	壶口风云
117	延安与绍兴
122	须眉与蛾眉
126	沧桑看云
131	杨柳依依
134	轩辕古柏
136	俯视黄土地
138	灿烂的星辰
153	景仰杖藜人
155	且看小人
158	小人九伎
161	《辞海》应录西门庆
163	闪念·变卦
166	秋织图
168	山乡云絮
170	西天湖海梦
174	小镇风景
177	惋惜三叠泉
180	为古城羞

182	夜归
185	乡村琐忆
189	低头思故乡
192	雁忆

流水吟

陆地之水，迈开的第一步是小溪。

溪水的故乡常常是偏僻隐蔽的草原、沙漠、深林、山岩。来路荒远，活泼里便掺进些野性与顽皮，蹦蹦跳跳动起来，不自禁地哼曲儿唱歌。行踪细若蛛线，情感则韧如发丝，任性地、渴念不住地冲撞奔走，总怀有一种焦虑、匆促、怎么也隐忍不住的追求。那行进的曲儿、琴声颤抖、跳荡得愈是厉害，证明它足下的小路愈坎坷、愈曲折。倘是冷不防有绝崖穷谷当面，它聚集从四面八方赶来的众多伙伴，纵然是甩成千尺飞瀑，也要著一袭不惜抛舍身家性命的素服，挥动开千万簇激情无比的泪花，哭喊着、呼啸着扑卷下去，像醉酒的一群白鸽那样扑卷下去……巨崖阴壑，轰雷运转，仿佛碎尸万段的挣扎声，也是脱胎换骨的欢笑声！

因为热情接纳长途奔波的同类弟兄，血脉融和，骨肉胶混，小溪便渐渐成长为江河。世上本不存在的河道是先行的众弟兄竭尽全力一步步踢打、开拓出来的，继进者坦坦荡荡平稳趋进，收敛了欢悦和痛苦，淡化了凝重与轻松，自远方眺望，迷茫云霓里透射出一线银光，如寒波熠熠的一柄长剑，如凝结住的一道电闪。秋季雨天，乌云为磐的夜里突然咆哮起来，气韵则如千军万马风驰电掣、挥戈竞进的吼杀声。中外古今，江河在动乱时被被称为“天堑”，诸多划定的疆界也往往以江河为限——反复调整的人类历史，不能不皈依于江河，皈依于流水。

经历险阻、折过弯路之后，江河的终极目标是海洋。一朝归海，

江河立即摆脱了自身的存在，泯没了在陆地上宜于征战的硕长蜿蜒的形象。雨霁的碧空，长虹遥亘于汪洋之上，这是小溪、江河在浩大天镜上的七彩投影，是迷离恍惚、寥廓修远的一个返顾。

大海，是大千世界里瑰丽雄奇、博大蕴厚的化身，其间有自由的回漩、兀傲的崛起、淋漓的粉碎，也有元气勃勃的溯进、摇撼天柱的飞啸……望着纵横捭阖、恣肆狂放的波涌浪阵，人说是海底龙宫发生动乱，翻卷着蛟龙，其实，那是小溪、江河沉浮运动着的一道道脊梁，顽强不屈的脊梁……

小溪成河，江河成海，其生命自纤弱而强壮，因强壮而衍化无穷，放浪形骸，恰恰构成完满人生的一个写照、缩影。

坚韧不拔，锲而不舍，群策群力，勇猛精进，参与造化而不矜其功，旋转日月犹不坠其志，这方是流水本色。

流水的生命秩序丝毫不为人类所左右，它的神髓却惟妙惟肖地点化着万类万物的灵魂：芳草、鲜花、飞禽、走兽、美女、英雄、志士、伟人，斯世尤物，哪一样不含有流水的韵致？

天地之间，唯有流水最壮丽。热烈、执著地拥抱生活的人们，天经地义是流水的后裔，流水的儿女。

我疑心，江河消逝之日，莫非是这个世界告竭之时？！

说兵与酒

“八月扑枣，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诗经·七月》）。酒能延年益寿么？说不清楚。人生于世，开初饮第一口酒时，无不龇牙咧嘴，缩鼻皱眉，呈丑陋相，心里同时打出一连串的问号：这算什么味道？酸、甜、苦、辣，互相搅和，一时说不清楚。嗜酒成性的人总结出“香醇”二字，也是个意象含糊的杜撰。

人生四戒：酒色财气。这四样关乎到一个人的盛衰生死：其间酒为首。自从有了军旅，这军旅关乎到一个政权、一个国家的起灭兴亡；刀枪军马之外，酒，与军旅的关系又至为密切。

在旷远阔大的古战场上，酒使猛将出阵，酒使三军用命，直杀得愁云惨淡，山河失色。人生“难得糊涂”。将士饮酒之后，其所以亮本性而见真勇，是酒搀扶着他们进入了似乎“糊涂”的境界，醉眼朦胧，漠视血色与尸体，不思量，不自省，不返顾，敢于将个人的生命孤注一掷。于是战神那猎猎飘荡的旗帜上，仿佛只写着斗大的一个字：“酒”。酒与血如此切近，能喝酒后敢流血，这才是真正的“酒旗”。“牧童遥指杏花村”，飘拂于杏林之上的酒旗，确切而言，只能称作“幌子”。

“归鞍共饮月支头”，同仇敌忾，生死依之。“斗酒相逢须醉倒”，战友情深，同杯共饮，抵足而眠。“醉和金甲舞，擂鼓动山川”，好一幅天然的胜利凯歌图。“酒痕和雨沾襟袖，剑气如云贯斗牛”，长途行军，气韵若虹。“交河美酒金叵罗，浑炙犁牛烹野驼”，野味洋溢，属于边塞之美。“葡萄酒熟恣行乐，红艳青旗朱粉楼”，酒气弥漫，军旅自有春色。古战场多处于荒凉不毛之地，而军人们以形形色色的

方式洒往各个角落的美酒，在风雪里掺和了暖意，为军帐里点缀了花絮，使荒寒之地有了兴趣与生机。西汉名将霍去病大败匈奴，控制了河西地域，汉武帝赐酒慰劳，霍去病倾御酒于清泉，三军共饮，地天同乐，当今这“酒泉市”的名儿，正是这样产生的。源远流长，好一座永远不失去酒香的城市哟！

酒之形如水，水使人静，而酒里含火，烈酒里火气尤甚。酒酣之人慨而慷，醉里之言决而断，证明了酒的效应全在一个“醉”字，醉，是一种灵魂与肉体若即若离的境界，醉分等级，其态不一。

有一种重大场合，是踞案而危坐，对好酒而不敢醉：项羽摆设鸿门宴，关羽温酒斩华雄，曹操青梅煮酒论英雄，赵匡胤杯酒释兵权，范仲淹浊酒一杯藏甲兵，座山雕在阴森的山洞里弄了个什么“百鸡宴”……或者画屏掩遮，或者掷杯为号，静静的酒杯里贮藏着杀机，氤氲的酒香里浮荡着阴谋。这里不是战场，而又重于战场，刀丛与酒杯并列，诡计与谋略为邻，平时无论多么贪杯的人，在这里谁敢轻易沾唇，希图一醉呢？古往今来，帝王中酒鬼不多，即便是草创天下的开国之君，其身上也很少见伤疤痕迹。而武将，几乎无不嗜酒，将那功高者解衣檢視，浑身伤疤累然。这伤疤，像是酒神打下的印记。

武人饮酒，也有另外一种神态。那饮酒之人貌似忘情，内心则将爱憎默默地升华到极致，汇作乌云，凝成霹雳，再从那高处如雷贯顶式地打击而下。鲁达拳打镇关西，黄泥冈放倒青面兽，武松之干仗、打虎、杀人，宋江之题写反诗，李逵之抡动板斧横行砍斫……你数数那一百单八将，在恶浊与猛兽面前，有几个不是先饮酒而后行事呢？！特别是那个以逆来顺受称著的林冲，最后顶着漫天风雪夜奔时，是用红缨长矛挑起一个酒葫芦径投水泊梁山的，肩际长矛向着天空抖一蓬火焰，抖动在飞雪里的火焰裹着天下第一流的明锐与冷峻，葫芦里的酒汩汩有声，仿佛是永远也封冻不住的、波荡着一层层“造反”激浪的江河。水浒英雄系列，悄悄然以酒为底封，为背景，字里行间，处处现酒气，倘是无酒，这《水浒传》还能读得下去么？！

酒，是力量的激发剂，是胆量的赐予者。军人生命（人生使命）

之痛快淋漓，正是用酒将浓烈、奔放、洒脱、豪纵熔于一身，将个人生命义无反顾地化为箭镞，勇敢地搭在了战事与抗争的弓弦上，极度掣开，骤然放手，穿刺！饮血！折断！

需要补充的是，酒在当今渗透于民间，仍不失其内蕴与本色。骚人用以破闷，侠客用以破愁，新郎官用以入洞房……仿佛还遗有“酒犹兵”的意味。可恶的是，宴席上有一批醉酒者，形醉而神不醉，娴熟的应酬辞令满腹皆是，推杯换盏，逢场作戏，有求于人之事，能及时道出个子丑寅卯，举杯定盟，一仰而下，会意成交。他们信奉的是“世途难行钱作马，愁城欲破酒为军”的混世格言。这种“醉而神全”之徒似乎忽略了宴席上排压的醉虾、醉蟹、糟蛋、糟鸡——大凡中酒而醉昏糟透者，无一不是被灭被吞的对象。现实生活是严格的，无情的，君不见，那危害社会的犯人毙命之先，也要喝一杯“倒头酒”么。

酒在军旅中倘若是推动战车前行的力士，在日常生活里略为失慎，却又很容易变成导人走火入邪的魔鬼。

善用美酒者，其乐无涯，以介眉寿。

误用美酒者，天网恢恢，悔之无及。

旷达

厚墩墩一部《辞海》，对旷达的解释很简单：放任达观。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功名利禄，家国大事，人一生太忙，营竞中顾不得什么旷达不旷达，实在烦得要死，朋友过来疏导几句：“想开些，混一天算一天，人又结不到世上。”也就算是向着旷达进行努力了。很显然，旷达是多数人不很留神、也不易进入的一种精神境界，历来只有文人蜂儿采花那样喜欢纠缠。工具书不多解释，也合乎情理。

什么样的人天下最旷达的人呢？

如果认为和尚、尼姑、道士、道姑窥破红尘，心如古井，是旷达的楷模，那就错了。他们正是为俗所累、畏怯人生烦恼才躲出世外的，缩进僻静崖角的企鹅，隐藏于港湾里的小船，怎能算旷达呢？

也有人视醉生梦死、纵适一时为旷达。现代有的年轻人得乐且乐，放荡不羁。街上时见醺醺酒鬼滚地作呕，哭哭笑笑，痰涕沾衣，肮脏奇臭，使行者纷纷掩鼻，这种生死不明、是非含混的昏头，与旷达何涉？！旷达有既定的范畴，有严格的界限，与旁门左道是两码事。

我崇尚旷达，是因为旷达里含有相当的野气。“何当摆俗累，浩荡乘沧溟”（杜甫）；“九江秀色可揽结，吾将此地巢云松”（李白）；“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杜牧）；“水枕能令山俯仰，风船解与月徘徊”（苏轼）；“酒酣喝月使倒行”（李贺）；“笑拍洪崖，问千丈、翠岩谁削？”（辛弃疾）……宇宙天地空阔开朗，与旷达有相通之处，文人亲近它，只说攫得了大自然的本旨，引野气以入诗文，返

朴归真，活力勃然，所成诗文易臻于妙境。

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马背上角逐日月，刀火里锻炼成败，自然而然襟怀云水，旷达气质似乎更高出一筹。“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刘邦）；“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曹操）；“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岳飞）；“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苍山如海，残阳如血”（毛泽东）……这是又一种旷达，丰沛的野气里熔铸着人生种种，独特的感情灯盏在历史风云中起伏明灭，这是文人们可望而不可及的旷达层次。

旷达精神在人生紧要关口的表现形式常常是豪爽、勇迈。非旷达而硬充旷达，不豪迈而强作豪迈，那是很可笑的。十年动乱中有人大喊：“天下者，我们的天下！”“问天下谁主沉浮？我们！我们！我们！”当时声浪汹汹，现在看来，与无知小儿来一通胡喊乱叫有多少区别呢？

虚假的旷达沾染在文人身上，易与癫狂为邻；政治上的伪君子佯为豪迈，到头来总是笑柄。相比较之下，视死如归的革命英烈才是人世间真正的旷达之士。吉鸿昌临刑前，用树枝在地上从容写道：“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手执大义之旗，打破了生死迷关，这才是漫无涯际的旷达汪洋里沉淀下的一块光芒四射的真金子。

仿佛是西天真有个极乐世界似的，历来的旷达境界也只容许少数人涉足。

年轻辈姑且不论，就是许多老年人终于也跨不过旷达之门槛。有的老干部在位之日，被人前呼后拥，炙手可热，哪个见了都颌首微笑，亲昵之至。一旦交权离位，回家来门可罗雀，外出则如人陌途，连以往的大熟人也一下子“相见不相识”了。于是，这老同志就心情沉郁，生病，住院，容颜日见衰颓，须发急遽斑白，还真应了“政治是灵魂”的五字诀了，一下子失落了三魂七魄。今人眼中只认权，固然可恶，而老同志这样个心胸，也就很不旷达。

有几位挺好的老同志，离休后不愿进住干休所。干休所老人居多，昨日给那个开追悼会，明天送这个去火葬场，哀乐阵阵，恸哭时起，动不动就是“告别仪式”，所告别的往往又是熟人。这对桑榆晚景的老者来说，无疑是些阴影。“居移体，养移气”，我不能说这些老同志就不旷达，但它可以证明，旷达精神与所处环境及个人体魄是息息相关的，而不是孤立的。

旷达精神对事业、对人生有益，对提高民族文化素质有利，这是不言而喻的。旷达不是天生的，失败挫折、人生磨难往往倒铺成了进入旷达境界的垫脚石。不怕困苦的人，读书渐多，阅历日深，视野逐层扩张，脚步又坚韧有力，这样的强者，眼前渐渐会升起旷达境界的曙光，红霞一样瑰丽的曙光。

“黎明即起，洒扫庭除”，东天破晓时的自然曙光可以期待，而精神境界里旷达的曙光则是永远也等不来的——我们只有大步朝前！

朴素

朴素，是人的生命里独有的内在感情。朴素与朴实连襟，实者切实、真实。朴素气质是本色本心、真才实学的外晕与光芒，是积淀厚实、内蕴丰沛的自然流露。

朴素气质具有流动性。江河愈走愈雄壮，而朴素，潜移、迁徙的趋向恰恰相反，是消散与流失，日益淡薄，渐归于灭亡。日常生活里，布衣荆钗者有之，洗去铅华者有之，沦落为丐者有之，这一系列现象未必能与朴素画上等号。而更加引人思索的是：生活中绝少能从奢侈、时髦、矫情里脱屣而出即开始脱胎换骨，一天天变得朴素的人。倘有从小康堕入贫困而渐趋“朴素”者，乃至朴素得像鲁迅一样的切实有力，那才真正是精神长河里罕见的逆水行舟之旅，是自尘俗里跃入云霄的一颗灿烂星辰。

有人暴富起来而豪奢，有人财巨业大而吝啬，有人位高权重而尚排场，有人官小职微而怀谄媚，他们与朴素一概无缘。朴素是真善美原野上自行升起的星辰，与之无缘者无论如何也无力仰视这星辰的美质。他们以俗为荣，或被俗障目，陷在虚饰与繁华、贪婪与卑污的泥淖里无以自拔。朴素之花植根于地，花朵仿佛绽放在云端里，其晨星似的眸子是清高的、超尘的，远远地参透了俗氛与红尘。

朴素总是在维护自己质地的纯洁性，对外界纷然袭来的异化方式有相应的绝缘力。“红妆素裹”也罢，“素面朝夭”也罢，“浓妆淡抹”也罢，表象总是表象，朴素则依然是朴素，所以苏轼才有“总相宜”之谓。至于“一阔脸就变”，那是未阔之前原本就是阿Q与小D，地位升迁，水落而石出之，脸变而现本质也。朴素是生命的底

色，底色是无从掩遮、也拒绝伪饰的。

在历史进程中，朴素是酝酿力量的源泉，是藏掖闪电的渊藪。社会失衡，贫富两厢一旦列阵对峙，朴素的一方初始时貌似弱小，却注定是最终的胜利者。从事革命十余年的方志敏，经手的款项“总在百万元”，他是矜持不苟，舍己为公，将过手的金钱一点一滴地用之于革命事业。1935年身陷囹圄，死期在即，他执笔写道：“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不断战胜困难者，方有资格去迎接胜利的曙光。素者至美，朴也无敌，正是因为朴素成就于灾难、困顿、痛苦的浩大漩涡之中的缘故。朴素情愫流漾于生活的各个角落，自然、悄静、平淡，日常净水一样无色无味。人乃朴素气质的唯一载体。朴素气质的悄然蜕化，便意味着奋斗、抗争情愫的流失与泯灭。作为一种气质，对朴素究竟怎样界定呢？立足生活，大体可归纳如下：

不雕琢修饰，不包装遮掩；
不追求时尚，不随波逐流；
不矫情做作，不张扬卖弄；
不注重名位，不出人头地；
不艳羡强者，不嫉妒同行；
不贪图享受，不溺于安逸；
不甘于平庸，不无所作为；
不因循守旧，不固步自封。

历史学家、天文学家看重那“长虹贯日”，其实，世界上众多的朴素精魂才能组成横亘于天地之间的一道璀璨长虹。这道长虹的起灭浮沉、浓淡变幻，很可能是社会清浊、时世风云的晴雨表，明眼人总是留意它、关注它、探测它，以期把握住时代脉搏的细微变化……

体味寂寞

“在茫茫无限的宇宙中，地球是孤独的；生活在地球上的人，难免不感染上孤独症。”

对周围的卑下、龌龊知之甚深而生厌，厌恶中又无可赴诉，莫之奈何，自己深感不合群，寂寞便暗暗地滋生了，云雾一样起来了。

漫漫长夜式的寂寞、孤独，无涯苦海式的惆怅、苦闷，对生命是一种摧残。摧残之下，有人神经错乱，有人两鬓遽斑，有人心灰意冷。从前的统治者相中了这一条无声的、不沾血却又蘸染着苦水的“皮鞭”，对政敌（包括失宠者）隔离、软禁、幽囚，迫其离群索居，用寂寞之蛇咬噬其灵魂——在行权者也算是得意的一笔吧。

一泓积水总是渗透着搜寻突破口，寂寞情绪无时无刻不在寻求流荡和宣泄。养猫养狗的，伺弄花草的，弈棋聚赌的，溺于酒色的……其间消磨日月，排遣寂寞者，肯定有人。

自古以来，擅长于排遣寂寞的应数文人。自然界一切有意韵的物象成了他们转嫁寂寞的对应物。“孤瘦霜雪姿”的红梅，“蕊寒香冷”的黄菊，“徘徊不可驻”的浮云，“高处不胜寒”的皎月，一一被笔墨装饰成运载寂寞的艺术珍品，心思有所寄寓，仿佛真地获得了暂且的平静与安宁。当然，这里也有失败者。“抽刀断水水更流”，转嫁了一批寂寞而心地更其寂寞，像阵阵狂风卷走了荒沙继而又扑落下更其茫茫的荒沙一样……“叩寂寞而求音”，真正满载情愫的诗文，也仍然是从寂寞冷湖里悄然驶出的一叶叶小舟。

涉世不深的年轻人也有寂寞，那是轻型的寂寞。成年人的寂寞则涵量丰富，包容着对善恶、真伪的反思，隐含着对更高层次的爱

与憎的期待，充满了对人生经历的咀嚼与消化。

“自古圣贤皆寂寞”，古今中外，圣贤的寂寞才是深沉到了极点。“国无人莫我知兮”，“奚惆怅而独悲？”（屈原）“永夜角声悲自语，中天月色好谁看？”（杜甫）“悠悠我心悲，苍天曷有极？”（文天祥）“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鲁迅）。他们的寂寞里无不打着一个“大问号”，问天问地问人生，内中挟裹着一缕崇高的、神圣的、非自我的精魂。

渐趋成熟的果实静态可掬。人生倾向于成熟，也多呈静态。“静中得见天机妙”，佛家尚静，不提说寂寞，他们认为大寂寞是一种切近于涅槃的高境界，于是，僧尼去世，解脱红尘，称曰“圆寂”。来去无牵挂，多好的一个词汇。圣贤之寂寞，也是一种静态，“闭目澄心，览今照古”，痛定思痛，忧深思远，分明是一种蓄有动势、抑有潜在力量的一类静态，这寂寞，仿佛一朵祥云笼罩着圣贤。

寂寞的生命，并非全部可以晋升为圣贤。寂寞是一方分化人生的汪洋大海，里边动荡着悒郁、忧愁愤慨的层层浪花。有志者在其间渐趋成熟，日臻坚强，庸碌者在这里则沉沦不已，终至灭顶。

生活里大量存在的，是在无边寂寞里默然老化的人群，失落感、苍凉感、夕暮感日渐积淀，最后只好由寂寞的白色花环伴送他进入坟茔，回归于寂寞的土地。

人类降生之初本无所谓寂寞，是社会红尘赋予了寂寞，最后尘埃落定，由广袤的土地收藏了一粒粒寂寞的种子。土地上的坟墓，千秋万代，是一层一层的积叠着，下沉着，久而久之，地球在时空无限的宇宙间便是寂寞的化身，太古元初的缩影……

做一株健美之树

问题,有一个问题请教散文家杨闻宇先生:文坛本来应该是缪斯女神用鲜花和圣水装点的净地,但古往今来却都有跳梁小丑带来“祸水”,闹得乌烟瘴气。这是有良知文人的无能,还是文坛本来就有供小丑滋长发育的土壤?

甘肃省作家协会 冯玉雷

冯玉雷同志:

你的问题提得尖锐而有力,从人生爱憎的层次上着眼,起码对文化人挖掘内在潜力、进一步完善自己的道德人格建构会有裨益。精神文明建设,在文艺界尤为迫切。

一个平常人,与世无争,逆来顺受,一辈子就能安然无恙,不遭受或明或暗的非议、诋毁么?“谁人背后无人说!”不被人非议的人或许有,我年逾知命,尚未遇见过。

文人不好当。做个有良知的文人,更难。当今文坛上,同行相斥之外,更多的是后生不服先生,年轻的“新秀”竭力想踏倒年老的“朽木”。杜甫48岁那年流寓秦州(天水),曾写下“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的诗句。如果你的诗文写得不怎么样,引不起尘俗注目,魑魅是连看也懒得看你一眼的。由此可见,“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历来遭诋毁的,往往是关心人问疾苦的真正的文人。

文坛小丑的运作,我以为主要是他们焦急于名利而受阻所导致的必然现象。对于眼前横着的石头,砸它不烂,搬挪不动,踩住它一跃而过也行,这便是小丑的心态,古今中外,不外乎此。小丑之猜